

高山有好水 长河酿痴情

——宁夏花儿寻踪

本报记者 张慈丽



花儿歌手马得荣。



花儿歌手撒丽娜。

“陇头流水，鸣声咽，遥望秦川，心肝断绝……”这首流传2000年的《陇头歌》，沉郁苍茫，是六盘山花儿的美学起点与精神源头。

六盘山，绵延于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，古称陇山，不仅是地理坐标，也是文化符号。

泾河、葫芦河潺潺流过，战国秦长城与古丝绸之路于此交汇，数千年的岁月烟云中，游牧与农耕此消彼长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。起伏跌宕的路途之上，商旅行人，风萧马鸣，无数聚散离合的故事被人们歌以咏之，花儿由此而生。

旧时代洪流中的草莽，亦是漂泊于历史深处的歌者。一曲花儿，寄托着远行之人的乡思、离别之人的相思。曲折的歌声中，山村流动起来了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稀缺的水资源一样，流入山里人焦渴的梦幻。

如果说西海固的山是一座座物理坐标，飘荡在沟梁山峁间的花儿便是这方水土的精神谱系。

干涸焦黄的黄土，久盼不至的雨水，生命的无可奈何，世世代代的渴盼，一股脑儿在胸腔里涌成一团，粗喉咙里迸出满腔的尖利嘶哑，是为花儿。

天下黄河富宁夏，引黄灌溉得天独厚，孕育出塞上江南。杨芳灿、慕寿祺、林荫侯、李季等来此采风、作诗、收录“民间流行之花儿”。

1936年，新闻工作者范长江，乘皮筏子赴宁夏采访，记录下生动见闻：“夜间无事，筏上的水手和客人共同组织一个临时俱乐部。水手每人有一把地地道道的‘胡’琴，再加上些碗和筷子，另外凑上几张嘴，几副手掌，算是乐器，这些水手们就高声唱他们的土调了。”“他们(筏客)于桨声‘咿咿呀呀’之际，常引颈高唱他们本地山歌，歌声高朗，震彻山谷，内容则多述边人男女爱情之思……”

宁夏山川流动场域中跨文化传播和创造性参与被记者如实“记着”，并以真实体验传播出去，显得弥足珍贵。

花儿是中国西北多民族共创的山歌，被誉为活着的诗经。最早意识到山花儿艺术与学术价值的人是王洛宾，他是中国最早用现代记谱形式完整记录山花儿的第一人。

1938年，王洛宾赴西北参加战地服务团，途经六盘山下，夜宿固原和尚铺车马店。月明星稀的夜晚，店老板五朵梅唱起山花儿，天籁之音深深打动了王洛宾，他记下这首三句一叠的《眼泪把心淹了》。因为沉醉于山花儿，王洛宾放弃去欧洲深造的理想，从此扎根西北大地学习民歌，终成“西部歌王”。

王洛宾的这次“六盘山田野作业”，具有重要意义——首次以词曲结合形式，以动听的旋律和口头文学的朴实，扎扎实实呈现了一首具有原生态意义的经典之作。

宁夏南部，山林丛集，一首山歌悄然唱响。一条晶亮的声线，在干涸的土地上穿行，歌声划破干涸的土地，溅起泼辣辣的水声。山花儿如泣如诉，尖厉嘶哑，闻之令人心颤胆寒，悲不能抑……

山村的孩子们，有时也会被这“水声”唤醒，从童年的窑洞、土炕到青年的万家高楼一灯如昼，侧耳倾听，这声音似乎已然改变，却又从未改变，这声音承载的是祖祖辈辈的向往，是小时候做梦也没想到的24小时有热水的家。

西海固这片曾被判定为最不宜人类居住的地方，迸发出花儿的歌声，正如旱地里开出娇艳的花，峭壁里长出倔强的草，这难道不是一种奇迹？

清代左宗棠在奏疏中这样记载宁夏：“辖境苦瘠，甲于天下。”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相约于荒野漫唱花儿，倾诉苦楚、渴盼自由，用歌声呼唤幸福的生活。

“涝坝大了大了，水冲了宁夏的坝了”“拔了麦子拔胡麻，手疼着咋拔得下呢”“孟姜女哭倒了九堵墙，墙里哭出个范郎”“诸葛亮下了一盘棋，马踏了当头炮了”“杨六郎把的三关口，穆桂英挂了帅了”……

山花儿作为宁夏六盘山地区原生态文化式样，有显著的特征，原生态歌手无技巧的演绎，如烈火烹油，如切肤之痛。

“大大房里骂着呢，全凭家法压着呢；门前拴下狗着呢，家人把我守着呢。”“早起里哭来晚夕里嚎，清眼泪流成个海了；杀人的钢刀是旧礼教，把尔妹活活地宰了……”

群众是宁夏花儿的传播使者，因生活所迫远走他乡，饱受人间疾苦，花儿从胸腔里流出，“难肠”地唱开了：“我当个拐夫你跟上走，西口外大路上浪走”“三关口朝着葛店街，瓦亭山教烟雾罩了”“脚户阿哥的驴乏了，烂麻鞋绊绳儿断了”……

剖心挖肺的感受，一针见血的表达，宁夏花儿血脉里的真实与至性可见一斑，旗帜鲜明反对丑陋、压迫、黑暗，传递真善美，成为旧时代人们摆脱封建礼教束缚、追求个性解放的见证。

家无余粮，拼尽最后的力气“喊叫”一顿饱饭；久旱无雨，用全部的“渴望”呼唤一场甘霖；爱而不得，以仅有的心血吼出一腔情话……文化与艺术，这里的人们日用而不自知，借花儿表达心声与渴求，化为透心凉的最后的一点宽慰。

唱上一段花儿，似乎苦也没那么苦了，累也没那么累了，心里不那么憋闷了，变得敞亮了，有盼头了。

极其苍凉尖厉的声音自然流淌，没有一丝浮夸虚饰，把“难心”和“愁肠”唱给沟梁山峁，满是真情实感与力量，带给人浑然天成的心灵震撼。

宁夏花儿在山川两大区域间与时迁移、应物变化，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和跨文化接受与适应，动态生成宁夏花儿多元共存风格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老百姓日子好了，歌唱家乡变化和生活的花儿唱词大量出现。

固原张易镇的张明星生于1942年，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。他没上过学，却把自己编的花儿都写出来。

时代，是花儿创作取之不尽的富矿。在张明星看来，花儿就是历史的记录。

20世纪60年代进京参加花儿歌会之后，他用花儿形式记录这段难忘的历史，写下《忘不了周总理的叮咛》：“金花银花一串花，回族娃娃上北京唱了个数花。周总理亲切接见咱，叮咛的话，水辈子牢牢记下。”

2005年以来，政府推进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张明星激动地写下《非物质文化又开花》：“非物质文化又开花，一下子，把老一辈传人给找下，领导和群众坐一达，一总子，把失传的花儿给留下。花儿本是心上话，没样子，有各式各样的唱法……”

歌唱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、新气象和新生活，《把改革的杂花儿漫上》唱：“茉莉香茶黑白糖，在细

在贫瘠的荒原上，倾诉满腔的苦；在欢乐的大地上，熔铸立体的诗。

时代赋予宁夏花儿以不同的形貌特征，动人心弦的不单单是曾经的苦，也不仅仅是如今的甜，更是挺立着大山般不屈意志的艺术奇观。

“走咧走咧，越咧的远哈了，眼泪花儿漂满了，哎哟哟，眼泪的花儿把心淹哈了……”初秋的清晨，在宁夏漫花儿文化艺术工作室，37岁的撒丽娜带着学生练唱花儿，这首由“西部歌王”王洛宾记录的花儿，撒丽娜4岁多的女儿也唱得有模有样。

2013年，27岁的撒丽娜被评为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回族山花儿”传承人，她将花儿传承融入生命，将一首首花儿带进校园，沁润着青少年心田。“每当我唱起花儿，想到师父和师父的师父，想到他们唱花儿的样儿，内心充满感动……”

窑的盖碗子泡上，把治穷致富的根扎上，把四化的杂花儿漫上……”

张明星的花儿颇富文采与诗意，以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和展示对历史文化和生活的体验，表达群众心声，表达对党的热爱。《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明天》唱道：“云彩里迈步风送爽，登六盘，披一身朝霞的红光，踏散了露水银珠儿滴，湿衣裳，沾一身满洼的山香……”

一大批带着泥土气息的山花儿通过民间歌手之口唱响山川，是六盘山流淌的清泉，是黄河水浇灌的甘甜，是淳朴的民风、古老的文化交融酿造的艺术美酒，呈现深层的民间民俗文化积淀。

往日上不得台面的“村野俚曲”，摆脱黑夜的束缚，植入明亮的河道，温润的新时空。新时代的花儿，恰同学少年，悠游于全新的艺术境界。

当亘古荒原变为青山绿水、金山银山，同样的唱腔，不同的词，悲苦花儿化为欢乐花儿。几十年来，宁夏人民战风沙，驱病魔，树起一座座感动天地的丰碑，宁夏花儿随着时代的发展绽放新颜。

从声嘶力竭、苦水滴滴到气质从容、热情迸发，是时代的内生动力使然，是个体风貌露宿的不息斗志，是群体逆风翻盘的壮美嬗变。



孩子们演唱花儿。

宁夏花儿的发展脉络，印证艺术是时代与文化的“融合体”，宁夏花儿的“活态传承史”，也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不懈奋斗史。

当干沙滩化为金沙湾，山区花儿传承人约三分之一融入川区，他们入乡随俗，原本扯着嗓子漫的“上去高山嘛一道梁”演变为“走过一川又一川”的浅吟低唱，“南腔”与“北调”趋于融合，地理意义的大山消退，思想观念的大山溶解，广阔新天地在眼前铺展，人们与花儿中千百次呼唤的美好生活深情相拥。

2009年，宁夏花儿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花儿迎来全盛期，大批花儿歌手迎风绽放。

撒丽娜演唱的《眼泪把心淹了》，与摇滚歌手合作，将现代音乐元素加入其中，受到网友好评。如今，她在网络平台上的关注度颇高，区内外不少年轻观众纷纷向她请教花儿唱法，宁夏花儿与时尚热度完美融合。

撒丽娜走上花儿之路源于一句鼓励。

2005年，19岁的撒丽娜从固原师范毕业后进入海原县县工团工作，在一次演出后，一位老师对她说：“姑娘，你适合唱花儿。”这位老师叫马汉东，被称为“花儿王子”，撒丽娜师从马汉东，开启花儿之路。

一代代歌者，是宁夏花儿的活态传承人。马汉东常常站在老家海原县的山坡上，唱花儿《上去高山望平川》，歌唱美好生活。

“上去这高山者哟，望平川呀，望平川呀，平川里有一朵牡丹呀……”

马汉东的山花儿悠扬、高亢、清脆，曲调丰富，朴实生动，代表曲目有《阿妈的盖碗茶》《新世纪赶上个新规划》《漫起花儿唱起歌》等，为宁夏花儿文化的传承发展不懈努力。

马汉东曾说，因为方言和地域的局限性，宁夏花儿的传承面临困境。虽然爱好者众多，但专门学习花儿的人尤其

是年轻人还是少，花儿传承堪忧。“不能固守传统，要尽量让唱词向普通话上靠，要让花儿像信天游一样，张嘴一唱别人就听得懂，听懂了才能学唱，才能将花儿发扬光大。”在他眼里，花儿不仅是音乐，更是历史的叙事诗。

宁夏花儿曾一度青黄不接，甚至几近消亡。

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受经济、社会观念等因素影响，宁夏花儿出现断层，很多人不再唱花儿，“人去花灭”的燃眉之急令当时的“花儿歌王”马生林等人十分忧心。

马汉东曾拜马生林为师，学习花儿演唱。

马生林是海原县海城镇下庙沟村人，唱了一辈子花儿。因为唱花儿，家里曾一贫如洗，2007年他患胃病无钱医治提前出院，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送其到银川的医院检查，帮他治病，并抢救性对他唱的花儿进行录音、录像。自治区文化厅安排专项经费为他改造破旧的住房，争取到自治区民政厅支持，马生林住上了政府为他盖的3间新房。

马生林站在新家门口，唱道：“出去个大门，我往树上看看呀，喜鹊儿盘窝呀(着哩)，我把我的大眼睛哈想着……”

唱腔高亢清亮，粗犷中饱含深情，有人形容歌声“像一碗醇香的砖茶，高音抖着直直上去，哽住了，堵在人的心上，许久不能平息”。

即景生情即兴创作是马生林的绝活，他自幼在甘宁一带学唱过400余首花儿小曲，海原的山花调子多由他传唱，曾多次为影视剧配音，在北京大学课堂里唱过花儿，全场鸦雀无声。

2016年5月，马生林去世，作品成为绝唱，“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不能丢”，张明星等花儿人暗下决心，一批批花儿歌手也站出来，全力传承推广，社会各界合力浇灌，宁夏花儿焕发新生。

宁夏花儿被誉为西北文化的活化石，根强健，魂不断。

五

“园子里长的绿韭菜，不要割呀，你叫它绿绿地长着……”日前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花儿传承人、68岁的王德勤教学生唱花儿《绿韭菜》，这首小调，他的孙女郑炎卓唱得很不错。

“这首经典花儿歌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赞扬，歌唱劳动人民生生不息的精神。”王德勤说，宁夏花儿的传承，必须从娃娃抓起，借助社会各界的力量，让花儿绚丽开放。

忆苦思甜，忘不了那些注满奋斗精神的清晨，是一曲曲花儿叫醒的。

西海固的山梁沟峁中，一层层梯田，一座座水坝，一条条公路，一幢幢新居，一个个明丽的新农村……宁夏人民闯出新生活，飘荡于山前屋后的一曲曲花儿，将心上的话儿连缀成句，让广阔的土地传承生机。

文化的力量无形而强大，音乐与语言拥有滴水穿石之功。随着时年的发展，花儿形态也在变化。

马生林、马汉东二位“花儿王”及张明星等大批花儿歌手相继过世，很多花儿人进入年迈，新一批花儿歌者又活跃在舞台上。

对新生代花儿歌手来说，前辈歌者留给后人最丰厚的记忆，比起歌唱方法，更重要的是克服一切困难、不屈不挠的奋斗意志，塑造着宁夏花儿的精气神，也铸造着宁夏花儿人始终昂扬飞翔的时代群像。

自治区级山花儿传承人云存德唱了几十年花儿，对《清泪泪》《算子吃草滚石崖》《渴死了凉水罢喝》《扎花的兜兜满腰转》等宁夏花儿如数家珍。他认为，如今宁夏花儿演唱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，从原有的自娱自乐口口相传的形式，走向城市、走向学校、走向社会大舞台；艺术形态由原来“山歌”“野曲”中走出来，以有曲有谱有伴奏、歌伴舞、分声部、大合唱广场舞等形式广泛传唱；声乐形态在原来的令调花儿、小调、宴席曲、酒令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，应用现代音乐元素，通俗唱法，劲舞DJ版舞曲不断发展；传承形态也在不断变化，由原来拜师带徒、“一对一”“关门弟子”形式，走向大面积教学、广泛带徒，学生和徒弟并存的趋势；花儿会由原来民间自发的松散形式，转向由政府搭台、有组织有保障的花儿大舞台传唱，极具时代特征。

宁夏花儿研究工作者马剑龙是原生态花儿歌手，搜集整理花儿4000多首，他说：“花儿是依存山野而生的。随着城镇化、信息化步伐的加快，花儿逐渐失去了山野优势，面临着重大的生存挑战，山野花儿会向城镇花儿会的迁移，无伴奏向有伴奏的过渡，花儿的小调化倾向越来越明显，内容越来越多地反映当下政风民情，这些是花儿形态变化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重要特征。”

曾被称为宁夏花儿“金嗓子皇后”的李凤莲，退休后从西吉县搬到永宁县闽宁镇，这几年在家养病期间，用微信逐字逐句给徒弟们教唱花儿，老一辈花儿人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，不断为花儿注入新鲜血液。

“花儿是历史的、流动的、活态的，不同时代、不同环境、不同伦理道德标准都会对其产生影响。一首花儿母体在民间传承传播过程中往往会与周边民歌(花儿)不断融合，基本要素也会发生变异，呈现‘十唱九不同’现象，成为花儿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新形态。”宁夏大学特聘研究员屈文焜说：“传承人的实际传承过程不能急躁，不能搞‘基因突变’，它需要时间。首先应该强调师徒间的言传身教，要传授好，继承好，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。”

内生动力是一切生命的原动力。不屈的意志，不竭的斗志正是宁夏花儿的灵魂。凭着不服输的精神与不断进取的意志，宁夏人民改变了悲壮的历史，改写了荒原的记忆。

花儿已与宁夏山河融为一体，共同构成人文生态，忠实记录宁夏群众的心路历程，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体现出的美感，是文化学、社会学、民俗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宝藏，是对历史的挖掘，也是对现实的折射，对未来的祝愿。

如今的宁夏大地美景无限，如今的好日子无边无际。

高山，好水，花儿，情义连绵。



国家级花儿传承人张建军。(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)